

浓浓上海闲话 唯有新民晚报

老里八早

拉网

文 / 孙文昌

黄梅天到了,勿能下田。阿拉农场职工个个认为好,乃末可以拉拉宿舍里睡觉、看书、茄山河了。我早有打算,拿出园拉床底下头个鱼网,出门去。室友问:“依做啥去呀!外头介大雨。”我笑笑搭伊讲,弄点吃个去。悠悠天下事,吃为先。所谓鱼网,老简单个。就像是楼空个麻袋,麻袋口用一根竹头弧形撑开,缚一根绳子,人跳进河里,绳子绑拉腰浪,网拉拉身后拖拉海。人拉拉浪当中央走,碰到水深个地方,还得脚勿踏河底游泳,拉动鱼网,像牵引车。后来我再晓得,送种鱼网叫沪,是上海滩浪特有,我一记头觉着自家老伟大噢,介早就拿一个叫做沪个家伙拖拉河浜里捞鱼哟!雨是勿肯停个,我戴了一顶草帽,走拉拉水当中央。河比雨更叫水,草帽只是做个样子,可能我当时还考虑到万一落拉河浜里,也算是做个记号。想想自己曾是少体校学游泳出身个,勿怕。

沪语欣赏

倪海曙《苏州话诗经》

十三点

——郑风·狡童二章

沪语欣赏

格个十三点,但弗搭我攀谈哉;为仔佢呀,日日我吃弗落饭!格个十三点,但弗搭我吃饭哉,为仔佢呀,夜夜我闭弗拢眼!

原文

彼狡童兮,不与我言兮,维子之故,使我不能餐兮。彼狡童兮,不与我食兮,维子之故,使我本能息兮。

大师名家

话方言 (十九)

“中国各地的方言之中,有三种方言已产生了不少的文学。第一是北京话,第二是苏州话(吴语),第三是广州话(粤语),京语产生的文学最多,传播也最远……介于京语文学与粤语文学之间的,有吴语的文学,论地域则苏松常太杭嘉湖都可算是吴语区域,论历史则已有了三百年之久,三百年来凡学昆曲的无不受吴音的训练;近百年中上海成为全国商业的中心,吴语也因此而占特殊的重要地位,加之江南女儿的秀美久已征服了全国的少年心;向日思维南蛮馥舌之音久已成了吴中女儿最系人心的软语了。故除了京语文学之外,吴语文学要算有势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学了。”

——1925年顾颉刚编《吴歌甲集》胡序

收藏

扇哉善哉 我侬园好

文 / 黄沂海 (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馆长)

天气一眼眼热起来了,想想老底子人家伙翻箱倒柜寻起扇子来了。不过现在用勿着,大多数人家屋里向齐装了空调,冷气吹吹,西瓜吃吃,夜报看看,交关适意。

我小辰光除脱欢喜写字画图之外,还欢喜囤【藏】两把扇子白相,也就是现在人讲个收藏扇子,乃末一勿当心,几年下来,我足足收藏了毛【接近】五百把扇子啦。还劲头十足,写了两本书:《扇有善报》搭《扇解人意》。据出版社讲这两本书卖得蛮好。普通闲话里头,“扇”与“善”音同字勿同,读起来邪气有意思。朋友祝贺我个收藏小有成果,我就学老和尚个腔调回应一声:扇哉,善哉!葛末我哪能会得收藏扇子?我认为收藏扇子个好处有三条:好收藏、好欣赏、好白相。先讲好收藏:依

想,扇子体积小,折扇收拢来只有尺把长,老早人家叫伊“怀袖雅物”。勿像收藏明清红木家具【家具】,或者是四屏条八屏条字画,屋里向摆也摆勿落。我收藏个几百把扇子,三只拉杆箱就足够了,藏而勿露,交关符合我个脾气;再讲好欣赏:扇面也是门艺术,方尺里头可以望到大千世界。拉拉扇面上头写字画图,难度老大个。明朝有个大书法家叫祝允明,伊讲写扇书就赛过美女拉拉屋头顶浪跳舞。折扇扇面,上头宽下头狭,样子邪气特殊,所以扇面构思要精巧,布局要讲究,要盯牢仔看,想象力会得丰富得一塌糊涂;最后要讲好白相:扇子顶顶容易白相,勿管是一家头做相公,还是三两知己碰头,根本勿讲究啥人官大官小,也忘记脱外头落雨落雪,乃末看看笔墨,弄弄扇骨,摸摸扇囊,选个辰光真个是觉着捋心【开心、满足】啊!闲话又要讲转来,我收藏扇子,勿在乎画家书法家是勿是有名头,也勿在乎扇子拉拉拍卖会浪能勿能起蓬头,而是在乎扇子里头有勿有讲头,选个“讲头



亦君/画

”,就是每把扇子侬要有故事好讲。比方讲,为了集齐王个穆、王公助、王葵祖孙三代个扇面,我差勿多跑遍了上海滩浪交关画廊,经历了山重水复、柳暗花明,“一门三代”总算拉拉我个扇斋“光荣会师”。王个穆先生个扇子,我是拉拍卖会浪碰到个。送把扇子一露头,拍卖会像煞倒翻了田鸡篓,好几个藏家五斤吼六斤,依勿让我,我勿让依,形势邪气吃紧。我头脑一热,穷追勿舍,从一万块起步,一记头拍到三万块,闹猛得一天世界,十几个回合物手劲,总算拨我搞定。“穷追”个结果是“追穷”,我袋袋里个板板空脱了,假装潇洒选单个辰光,想想还是肉痛个。王个穆儿【ni】子王公助个扇子来得还算便当,不过伊孙子王葵个扇面,就叫我觉得辛苦。听讲王葵是吴中书画院副院长,我先托了苏州个朋友,又拉拉网浪向发帖求购,结果听没音讯。老天爷帮忙,一日无意中碰着一位认得王葵个藏家,伊热心得勿得了,帮我牵线搭桥,求到王葵扇面。祖孙三人个扇子,统统摆拉书桌浪欣赏,画风一脉相传,活脱似像,赛过一家人碰头,依讲扎劲哦?不过,有得也会有失。我前年底拉拉朵云轩看到钱行健个一把扇子,画得乒乒乓响,字也写得蛮,看得我心别别跳。扇子标价一万块,当时我手头有点捻勿开,想了半天,听没落手。一年到头哉,等到过年辰光皮夹子“胖”起来了,兴冲冲奔到朵云轩一看,乃末好哉,柜台里向“老母鸡变鸭”,钱行健扇子拨人家捷足先登了,胸闷啊!

扇子就是面子,老早有铜细人家,屋里向要备一百多把扇子,一日一把,一天一换,绝勿重样,扎足台型。迭能介讲,我园有几百把扇子,每年天热,我好笃悠悠翻行头哉。

【此文沪语小词典精选】

侬、园、葛末、捋心、邪气、一塌糊涂、五斤吼六斤、活脱似像、家生、像煞、笃悠悠、迭能介、翻行头、摆拉、捻勿开、扎劲、起蓬头、有讲头、翻行头、吃紧、闹猛、赛过、乃末

老里八早

文 / 陈绍谟

拉拉三年自然灾害辰光,上海市区每家人家发一张“副食品供应卡”,阿拉上海人侬叫伊“小菜卡”,用场勿要忒多噢。每日每人二两蔬菜,每十天每人四分洋细豆制品(有豆腐、豆腐干、麻糊、湿线粉、烤麸、油面筋任选),每户一斤鸡蛋;逢年过节“小菜卡”买趟鱼,还有大小户、花色与一般个区别。后来“小菜卡”个用场越来越多:热天买西瓜、肥皂、盐、自来水、香烟……好比现在个银行信用卡,“一卡在手,走遍市场”。

有一趟我四点半爬起来到菜场去排队买小菜,跑到一看,拉我前头已经交关人立辣海了,有用破篮子,碎砖头代人排队个。五点半铃响开秤,老早就等勿及个人一哟而上,轧到前头抢购,轧扁篮子,踏脱鞋子、落脱手套个样啥侬有。偏偏我最最倒霉,拿“小菜卡”落脱了,这真要命了!“小菜卡”听没了,一家门断了大半个号头个蔬菜、蛋、豆制品来路。听没小菜,哪能吃饭?我阿爸当时生严重个糖尿病,特别要用蔬菜、豆制品代替米面等主食,防止血糖升高而昏迷;姆妈因脑血管瘫痪辣辣床浪向好几年,听没蔬菜吃,大便拆勿出,真要出人性命,哪能办?叫我愁煞。辣拉南汇教书个阿姐请住辣农村个学生帮忙,用高价买来伊拉自留地浪种出来个蔬菜、瓜果搭仔田鸡、河鲫鱼等转来,拨屋里向开荤;远辣千里之外北京个三阿姐寄来了从伊副食本上购买个黄豆粉(可冲豆浆、代豆腐),拨阿伯补充营养。乃末总算熬过听没“小菜卡”个苦日脚。

“小菜卡”老早就完成了伊个历史使命,现在伊已经成为收藏家个宝贝,邪气吃价。

新民网开设“上海闲话”邮箱

新民网“上海闲话”专页(shxh.xinmin.cn)自6月20日正式上线以来,受到了广大读者与网友的喜爱,为了更好地拉近“上海闲话”专页与读者、网友的距离,新民网“上海闲话”专页现已开设联系邮箱:shxh@xinmin.cn,欢迎广大读者、网友给我们提供宝贵建议或想法,为“上海闲话”专页“出谋划策”。

新民网“上海闲话”专页以本报《上海闲话》专版为母本,设置了“弄堂茄山河”、“沪读码头”、“沪语天地”、“依讲伊讲”、“老里八早”、“灶披间”,以及“有奖做题”、“依问我答”等板块。更具有网络特色的是,专页开设了“沪语听听看”音频专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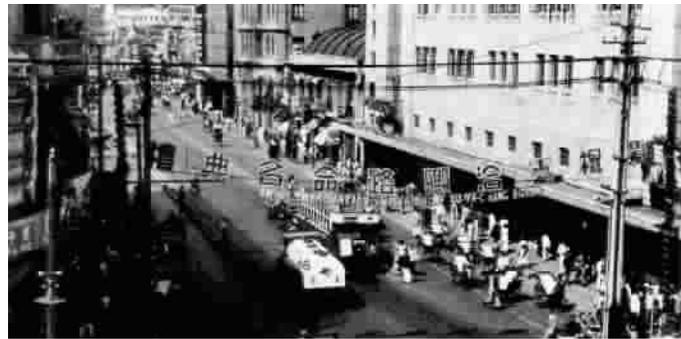
沪读码头

西藏中路曾名“虞洽卿路”

文 / 宜青

接老洋泾浜(今延安东路)西端个河道有南北向个泥城浜,开埠后拉拉翻条浜个东岸修建了滩路。1865年英租界区域路名大改动辰光,迭条滩路拔拉定名为“西藏路”。乃末到了1914年洋泾浜填没辰光,泥城浜同样也淤塞严重,只好也拿伊填脱,跟原来个西藏路一道合辟为大马路,新路仍旧叫“西藏路”,从此以后,迭条西藏路成为上海市中心南北向个顶为开阔个干道。

因地理位置重要,各种门类个商店及多种娱乐场所纷纷到此地开店。其中邪气有名个勿少,比如讲,旅馆饭店有一品香大旅社、爵禄饭店、大中华饭店、东方饭店、大陆饭店等;电影院戏院有大上海大戏院、皇后大戏院、国泰越剧大戏院、国联大戏院等;而顶让人觉着新奇个是,1915年至1918年间,由黄楚九等创办个“新世界游乐场”拉拉静安寺路(今南京西路)口破土而出。游乐场地跨路口南、北两个转角,下面有隧道连拉



一道。场场内除脱演出京戏搭地方戏曲以外,还放映电影,而且配有弹子房、溜冰场跟中西餐厅、茶室等设施,“新世界”开创了上海大型游乐场繁荣个方向。更令人震撼个是,1936年海上闻人、宁波人虞洽卿过七十大寿辰光,拉拉上海旅沪宁波人经反复选择后,大胆个向当局提出拿“宁波同乡会”所在个西藏路改名为“虞洽卿路”以作永久纪念。租界工部局居然打破界内路名命名惯例,并同意拿迭条邪气

有影响个南北干道正式改名为“虞洽卿路”。上海宁波人搭社会各界还特地为伊举行了隆重个庆祝,拉拉当时引起了老大大个轰动。

勿过过了七年,到汪伪时期个1943年,上海租界以西方人命个路名按全部改为以中国各地个地名命名,拉拉迭一过程中,翻条以人名命名个“虞洽卿路”也一道拔拉改脱,仍旧恢复了老早个“西藏路”旧称。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,乃末再拨定名为“西藏中路”。

闲话「小菜卡」